



世界 著名文学奖 小说选

白 烨 选 编

西南欧卷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世界 著名文学奖 小说选

西南欧卷·法兰西风情等

白 烨 选 编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任编辑：陈四长
何大凡
蒋 丽

编选例言

一、为了以点带面地反映世界当代小说创作的总体面貌和主要趋向，并给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提供系统而优良的外国小说读物，我们编选了这套《世界著名文学奖小说选》。全套书共有五卷，分别为：美洲卷、西南欧卷、中北欧卷、苏东卷、亚非大卷。

二、在作品的选择上，我们除坚持遴选直接获得著名文学奖的小说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的代表作外，还特别注意了作品本身由思想和艺术的有机统一所形成的独创性和可读性，并尽量选入那些在题材和题旨上适合于广大青年读者的作品，使他们或者从中得到人生教益、生活经验，或者从中得到文学养料、美学享受。

三、因为篇幅毕竟有限，作品的选取不得不有所取舍。因此，这套书的选编，只能以短篇小说为主，酌选一些中篇小说，一些相当优秀而篇幅较大的获奖小说未能入选。同时，一些创作极有个性的著名获奖作家，因为其作品在国内已有不少选本，比较常见，也刻意未选。如美国的海明威、福克纳、索尔·贝娄、斯坦倍克、艾·巴·辛格等。

四、本套书在每篇作品前面都写有作家作品简介，意在为读者提供有关作家和作品的概要情况。因为资料所限，作家的介绍详略不一；因为水平所限，作品的提示比较浅显。读者完全可以不受其所限，自己去由作品的细切品尝中领略作家的所长与所短。

五、本套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郭宏安副研究员、王逢振副研究员和严永兴副研究员等专业学者的帮助；中国工人出版社高晓岩、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冯晓立等同志参与了总体工作的筹划；孙秋月同志则协助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特作以上说明并表示衷心感谢。

1990年3月10日

目 录

〔法〕马丁·杜·伽尔（获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	
法兰西风情.....	（1）
〔法〕弗·莫里亚克（获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	
身份.....	（102）
〔法〕菲·索莱尔（获1957年费内翁文学奖）	
挑战.....	（125）
〔意〕焦·阿尔皮诺（获1964年斯特雷加文学奖）	
孔雀.....	（150）
〔意〕依·卡尔维诺（获1972年费尔特里内利大奖）	
一对夫妇的故事.....	（164）
〔意〕利·比贾雷蒂（获1982年意大利金笔奖）	
八天能治愈.....	（169）
〔英〕罗·达尔（获爱伦·坡纪念奖）	
品酒.....	（180）
〔英〕苏珊·希尔（获约翰·卢埃林·里斯奖）	
来一点唱唱跳跳.....	（200）
〔英〕维·斯·普列契特（获1974年国际笔会作品奖）	
打开我心灵的钥匙.....	（225）
〔英〕安·卡特（获1986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奖）	
血窟.....	（249）
〔西班牙〕马·加伊特（获1978年全国文学奖）	
被遗忘的往事.....	（298）

〔法国〕 丁马·杜·伽尔

马丁·杜·伽尔，法国现代著名小说家、剧作家，1881年生于塞纳河畔纳伊，幼年在家乡上学，后就学于巴黎大学和巴黎文献学院，1901年开始创作生涯，1958年病逝于贝莱姆。

马丁·杜·伽尔早期的创作影响不大，自1913年发表《让·巴洛瓦》之后，才引起人们广泛注意。1920年起，他开始创作多卷本小说《蒂博一家》，该书因“所描绘的人的冲突及当代生活中某些基本方面的艺术力量和真实性”，荣获了193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马丁·杜·伽尔在戏剧方面还写有《勒娄神父的遗嘱》（1913）、《沉默的人》（1931）等名作。

《法兰西风情》系马丁·杜·伽尔发表于1933年的一部中篇力作。作者用朴实无华的笔调剖析了法国小村庄里各种人物的生活情状和内心面貌，通过一个老邮递员的眼睛，把一幅幅画面像电影似的呈现出来，其中有恬淡的诗意，浓郁的风情，也有含蓄的嘲笑，辛辣的讥讽。作者避免主观介入，尽量让客观事实本身说话，因而作品具有一种在引人入胜中打动人、感染人的强劲的现实主义力量。

法兰西风情

周克希 译

谨以这本乡村速写小集献给克里斯蒂娜和马塞尔·
德·科佩

罗马·杜·伽尔

一 早起的邮递员

儒瓦尼奥擦着了一根火柴。

梅莉气呼呼地翻过身去，冲着墙：

“几点了？”

“6点1刻。”

他嘟哝着回答，走下床，推开百叶窗。朝阳已经升起：在7月底，它比邮递员还起得早。天空是玫瑰色的，沉睡的屋子是玫瑰色的，空空荡荡的广场也是玫瑰色的，落在广场地面上的树影拉得长长的，宛如黄昏。

儒瓦尼奥穿上长裤，到院子里去放水：他是个身体魁梧的乡下汉子，乱蓬蓬的红棕色的头发，由于经年风吹日晒，扑满尘土，早已失去了光泽，脸色也灰不溜秋的。

3分钟以后，他已经一切就绪，套好了护腿，戴上了圆筒帽，这身行头要穿到傍晚哩。

因为天热，梅莉只穿件短袖衬衣睡觉。从被单下面露出她

那丰满的肩膀；

“小点声，莫把约瑟夫吵醒。”

大车匠的学徒睡在阁楼上，邮递员没有子女，这阁楼原本就不派什么用场。

儒瓦尼奥没吭声。他可不在乎吵醒不吵醒这小家伙。小家伙也不在乎有人吵醒他；他已经站在阁楼上，披着衬衫，光着脚，竖起耳朵在听。

等听到邮递员出了门，他就像猴子似地从梯子上溜下来，跑到房门口；

“儒瓦尼奥太太，几点啦？”

她正等着他来呢。她眼望着没插上的门栓，心焦地喘着气说：

“快 6 点半啦。”

仿佛房门就是玻璃做的，她看见他站在那儿，一只手在搔蓬松的头发，没扣钮子的衬衫披在起鸡皮疙瘩的身子上，睫毛眨动着，厚嘴唇微微张开。

“噢，”他过了一阵才说；仍然在那儿呆了一会儿，跟她一样在寂静中倾听着。过后，他三步两脚地冲上他的阁楼，衬衫后摆给吹得直飘起来，——真是个傻瓜。

儒瓦尼奥太太听到他关上阁楼的门，纵身往床上一躺。她叹了口气，伸直腰打了个呵欠，就去插上门栓，开始梳洗。

能蹬自行车的话，莫佩鲁的邮政局离火车站才不过 5 分钟路程；可是从莫佩鲁火车站到邮政局得足足走一刻钟，这全是因为洛朗丛林的那道山坡的缘故。

儒瓦尼奥背着邮包，悄没声息地在寂静的两旁房屋中间驶

过。

这个镇是长条形的，只有这么一条贯穿全镇的大路；这条大路到了镇中心才很不情愿似地拓宽出去，把教堂包抄在中间。这个时辰，莫佩鲁还在沉睡。广场上那间咖啡馆的老板博斯，也算得上起身最早的一个了，这会儿还没拉开他的百叶窗哩。就连面包铺也还关着。两个面包师傅日子过得挺平静：大梅拉维涅和小梅拉维涅是两个老光棍，每晚轮流着熬夜烘面包。而在拂晓时分，两个人都在睡大觉；一个面包烘好了，一个还没开店卖面包。

费居呢，总是一清早就起来的。这会儿他赶在上工前，已经在柴房跟前劈柴了。

“早啊，老哥”，儒瓦尼奥大声说。

养路工罗锅着背，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他老这么拱着颈脖，仿佛扛着一袋面粉似的。这费居是个怪人：去年他突然失踪过17天。离家出走了17天，音息全无。巡警队也来过问这件事了。想必在桥梁公路工程局的花名册上也已经给他注上了“失踪”这两个字。可没过多久，一个晴朗的早晨，有人看见他蹲在公路当中，鼻尖凑着路面的细石子，自行车搁在沟里，背包摆在草地上。谁也猜不透这件事的底细，——甚至儒瓦尼奥也猜不透。他是跟维尔格朗的哪个婆娘一块儿狂吃滥饮去了？还是就这么单个儿走的？他是忽发奇想，有意遁世吗？他把什么都拉下：四个孩子，生病的老婆，他的上司，那辆独轮推车，为的是想要忘掉一切，重新开始一种稍好一点的生活吗？又是什么东西把他带回他的细石子这儿来的呢？内疚？痛苦？还是习惯？多亏镇长阿那尔东先生讲的情，督察看在他家里子女多的份儿上，没叫他卷铺盖！

驶过村头几座房屋，前面就是公墓。在墓冢中间，耸立着纪念第一次大战牺牲者的雕像，花岗岩的英雄持着上刺刀的枪在冲锋，表情永远是那么神采奕奕。这座雕像是镇上人的老朋友；它是个晴雨表。碰上下雨天，它周身全是黑乎乎的；倘使是雾天，它显出青板瓦那样的深灰色；而一到大晴天，这个庞然大物又变成蓝色的了；当然，是天蓝色；钢盔上还嵌着碎玻璃，闪闪发光。

猛地跺一下脚蹬，过了小耶尔河上那顶小木桥；接下来就穿过一年到头那么清幽的伊斯尔。这是沼泽地的尽头，被大小两条耶尔河环抱着，笼罩在黎明的雾霭中；再往前又得使把劲，从中间高两边低的旧石板桥上穿过耶尔河。现在，得爬坡了，越过乌鸦在打旋的原野就到火车站了。大自然就像创世纪的第一个早晨那样明净和安谧。在小鸟起劲的啁啾声中，夏日的炎热已经露出了兆头，但此刻还在天空的高处俯瞰着；大路上，空气柔和而宁静，几乎是清凉的，就像在明媚的春天一样。大路两旁灰蒙蒙的草甸子，已被羊群啃平，在昨天的骄阳下晒得枯萎了的草根，经过夜晚的休憩和朝露的滋润，好像又透出了一丝绿意。

邮递员低着头，提着自行车，迈着大步爬上坡去。对路面上每一个坑坑洼洼，对堤道上每一个修补过的地方，对每一堆细石子，每一个荆棘丛，他都非常熟悉，什么也不会打断他在想着的念头。可是，到了大路拐弯的地方，他总要停下几分钟，站在洛朗丛林的斜坡上，用一种主人翁的目光对准他的葡萄园望去，那个葡萄园夹在一大片栽成弧形的树叶茂盛的胡桃树的孤零零的一排桃树之间。

火车要到55分才进站。儒瓦尼奥总是早到的。12年当中，

火车和他只错开过一回，也就只3分钟时间：那天儒瓦尼奥以为面包铺失火了。要说呢，谁也不知道那晚上梅拉维涅兄弟俩和他们的小女佣到底在烘箱里烧些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烧的不是木柴和剩下的面包皮。莫非是一胎小猫，就像人家说的？也说不定：是有一股烧糊了的尸体的臭味。

车站到了，就在这山丘的斜坡上。在悬铃木的树叶丛中，屋顶上方升起了淡淡的炊烟。车站站长是个单身汉，他正在自己升火煮咖啡呢。

二 清晨的火车旁，装卸工弗拉玛

候车室从那天晚上起就一直关闭着，里面弥漫着烟草和脏衣服的怪味儿。

在货棚下，大力士弗拉玛，这个装卸工，正在往运货车上装着一筐筐新鲜蔬菜；每天早晨，菜农鲁特尔特由他的伙计相帮着，把这些蔬菜从小型卡车上卸下来。

儒瓦尼奥朝这三个人走过去。

“上了路，一会儿就要热啦！我跟你们说呐！”

“该死的天气！”大力士汗流满面，嘟哝着，双手不停地干着活。

鲁特尔特不搭腔，汗珠顺着他扁平的脸膛往下直淌。太阳越是烤人，蔬菜越是长势好；只要浇水浇得勤。这个菜农在菜园的正当中有一个从不枯竭的泉眼。

弗拉玛把一车散发着清香的甜瓜拉去过秤。鲁特尔特到办公室去开单子。

邮递员独自一个人跟那个伙计留在那儿，慢吞吞地卷着

烟。

“对，一会儿烤得你够受的！我跟你说呐，我的弗里茨！”
那伙计扣好了篷布。

“靠（烤）得勾（够）受，就希（是）……”

大家叫他弗里茨：他是巴伐利亚人，他让战争给留在这儿了。身架挺阔，但没发育好，整个体型有点歪斜。大脑袋沉甸甸的，老往一边肩胛靠。脖子又长又白，叫人想起饲养场老受同伴欺侮的羸弱家禽。然而两只眼睛充满着梦幻的神情，面容和蔼可亲，长着一部耶稣基督的络腮胡子。他坐在大车的踏板上，低声哼着歌儿。那顶窄边草帽宛如一圈光环。淡褐色的眸子漫不经心地对着邮递员的方向，嘴角漾着一丝经久不衰的笑意。他若有所思地又咕哝起来：

“靠（烤）得勾（够）受，就希（是），依（儒）瓦尼奥谢（先）生……”

邮递员走到弗拉玛跟前。装卸工独自一个人在磅秤前把箩筐搬上搬下，嘴里高声计着数，生怕把数目给算错了：252加20；272……”他那张牝羊脸上，每一块肌肉似乎都冒着热气。一双眼睛，从鼓鼓囊囊往下垂的前额和肌肉凸出的颧骨中间往外瞧；这双圆滚滚的小眼睛是蓝色的，透出一股傻气；一股子酒鬼的傻气，一股子固执己见的傻气。

“得跟你聊聊啦，”他过完了秤，说。

儒瓦尼奥跟着他向灯具间走去。

在这间车站上谁都可以进出的屋子里，装卸工在那个放煤油的角落里有一个老位子。在那儿，往一堆油腻的擦灯布和一盏盏渗油的煤油灯中间一坐，他就可以安安生生地大啖大嚼，把种

种烦恼的念头抛到脑后。每天早晨在头班车进站以前，他总要把邮递员带到这儿来分享他的早餐。他老婆准备得停停当当：饭盒里总有够两个人吃的量。儒瓦尼奥沾光不少：这一年来他省下了每天的一顿早餐。

在积满烟蒂的木头桌子上，弗拉玛摆好面包、牛奶和沙丁鱼罐头，用旋凿三下两下地把罐头打开。两个人坐下来。屋外，气窗上面响起了一阵尖细的铃声。

“已经开出梅聚了”，儒瓦尼奥想。

他俩以一种老派的很稳当的习惯动作，把面包片握在左手心里。两人你一下我一下，先弗拉玛，随后是儒瓦尼奥，轮流用刀尖挑起一角浸透了油的沙丁鱼，抹在面包上，然后掰下方向的一小块来，一下子塞进嘴里去。在开始细细咀嚼之前，两人都很当心地用手背擦擦唇髭。

装卸工停住不吃，俯过身子去：

“她在打主意，那婊子，要翻修顶楼呢。”

儒瓦尼奥，小刀停在半空中，想了一会儿，问道：

“翻修了干吗？”

“弄个房间，她说啦。弄个房间租给人家。”

弗拉玛把两只手举到胸口，骨节儿捏得格格响，仿佛要掐死什么人似的；过后，在沉寂中响起他的声音：

“我呢，我说啦：不行！”

儒瓦尼奥小心翼翼地兜着圈子说：

“那你得付营业税喽？”

“这没问题。那婊子早就算好了，这些事她比你我都行。所有的费用都扣掉，她说啦，每个月我少说还能到手300、350法郎。你想想！”他给邮递员一点时间去辨辨这牺牲的滋

味，然后又咬牙切齿地说：

“——算那些钱倒霉。我呢，我说啦：不行。”

“可不是……” 儒瓦尼奥说。

一下子，两个人转过身来，脸冲着脸注视着。旁人会以为他们彼此有什么仇恨，其实他们只不过是想看透对方的心思。可是，即使一个比弗拉玛机灵得多的人，也会承认实在猜不透儒瓦尼奥的脑袋瓜子里到底转些什么念头。在那张牧神似的汗毛很密的脸上，从来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一双眼睛处于双重隐蔽之下，既落在眉宇的浓影中，又躲进弯弯的眼睑罅缝里；至于嘴角的表情，向来就掩映在那株宪兵式的唇髭后面。仿佛一部复杂的机器重又带动所有的齿轮转动起来似的，他慢条斯理地嚼着面包。弗拉玛呢，他不吃；他给这一切搞得心乱如麻，连吃饭也没心思了。

弗拉玛从前在军队里当过小士官。驻地的一个姑娘嫁了他，给他在铁路上找了这份差使。现在他在离车站4公里远的地方开了一家小酒店：那是座落在三叉路口的一座孤零零的破屋子。常有汽车司机到那儿去歇脚。百叶窗永远半闭着。屋里呢，据说什么事都干。那个婊子独自一个人，在漫长的白天里会干出对不起自己男人的事；这一点弗拉玛知道得很清楚。他的心被猜疑啮食着，但是他，又为上班时间所迫，只能在灯具间里发泄一下怒气。另一方面，那婊子做生意还挺有门道：小酒店营利丰厚，丰厚得使弗拉玛尽管口口声声那么说，心里却从没认真要丢下这份生意。为了多少监视一下老婆的通信往来，他去年买通了邮递员。付出的代价是让邮递员每天来共享一顿早餐。作为回报，儒瓦尼奥这个谨慎的同谋，不时让他看一两封无伤大雅的明信片。

“来来就走的倒也罢了”，弗拉玛猛地喊出声来，“要是让哪个家伙占了窝儿，我可全完啦！”

他的脖子涨成绯红色。目光四下里乱转。幻觉攫住了他。一阵笑声出其不意地从他胸口迸发出来：

“我早晚得当场把她捉住，这婊子！”

儒瓦尼奥在一旁冷笑。他错了：尽管他眼睛尖，鼻子也灵，可是不明白，如果说大力士的嘴唇在颤抖，那多半是由于激动，而不是愤怒，现在这笑声，则是悲伤的呜咽。

气窗上面，铃声骤然停了下来。火车进站了。

弗拉玛立起身，在大圆面包上把小刀擦干净，折起来。

“在你赶路以前，儒瓦尼奥，我对你说这些，让你在路过的时候，好跟这婊子上几句。”

“兴许我会说的，”儒瓦尼奥说。

他在暗自好笑。今天早上，他原来就打算弯到小酒店那边去：他正好有桩自己的私事要跟弗拉玛太太谈谈哩。

一扇装着玻璃的门打开了，站长身穿从上到下扣齐钮扣的制服，出现在站台上。

“早啊，站长！”邮递员说。

老头儿习惯成自然地把两根指头按在帽檐上。

“早上好，儒瓦尼奥。”

他是个好人，但对人不亲热；是个模样挺苦恼的站长。他驼着背，两手搁在背后，侧面望去就像火车前面的V形挡风板。他习惯地朝火车迎上去。

一个只穿着件衬衫的职员，正从邮政车箱的窗口往下递一

个加锁的邮包。

儒瓦尼奥把自己的邮包交给他。

“再见，贝尔戎！你好透透空气啦！”

那个职员上了年纪，一副患佝偻病的模样，臂肘撑在车门上，正往手掌心里磕他的烟斗，吐了一口浓痰，没搭理邮递员。

那边，箩筐在装车。弗拉玛汗流浹背。火车头鸣笛了。就在火车开动的当口，一个男人喊了一声，弗拉玛从遮篷的货车上扯出一只柳条箱，重手重脚地往后一拖，箱子里羽毛蓬乱的母鸡，本来就给挤得要死，摔在地上时声嘶力竭地发出了最后的哀鸣。

儒瓦尼奥踩动了自行车。

站长回转去看他的公文信札；弗拉玛回灯具间。

空空荡荡的站台上洒满了阳光，奄奄一息的母鸡挤在柳条箱里等着断气。

三 邮政所

镇公所的钟才敲6点半，小镇上就开始活动起来。古老的习俗强过懒惰的天性，毫不容情地把人们从睡眠惺忪中给拖起床，让他们又像笼子里的松鼠般忙碌个不停。

梅莉刚梳洗好，容光焕发地在邮政所后面的厨房里进进出出，不时咬一口涂上肉糜的面包。是什么使她显得这么光彩照人呢？是整齐洁白的牙齿？是头上的小发卷？是颜色鲜亮的短上衣？还是她走路的姿势？她的腿很短，浑身肉鼓鼓的，走路来却出人意外地轻快。

儒瓦尼奥在拾掇园子。要到8点才开始送信。